

寫景小品上(景物)

一	桃花源記	陶淵明	二
二	自然與人生(節譯)	德富蘆花 章衣萍譯	二
三	月夜的美感	高山樗牛 夏丏尊譯	九
四	春晨	俞平伯	二〇
五	荷塘月色	朱自清	二一
六	我們的秋天	綠漪女士	二四
七	陶然亭的雪	俞平伯	二九
八	我所知道的康橋	徐志摩	三五
九	柳芙蕖海棠	李漁	四一
一〇	牽牛花賦	井序 王闓運	四四

一 桃花源記 陶淵明

晉太原中，武陵人捕魚爲業。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。漁人甚異之。復前行，欲窮其林。林盡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髣髴若有光。便捨船，從口入。初極狹，纔通人，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。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屬。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。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。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樂。見漁人，乃大驚。問所從來，具答之。便要還家，設酒殺雞作食。村中聞有此人，咸來問訊。自云先世避秦時亂，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。遂與外人間隔，問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，皆歎惋。餘人各復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。停數日辭去。此中人語云：『不足爲外人道也！』

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處處誌之。及郡下，詣太守，說如此。太守卽遣人隨其往，尋向所誌，遂迷不復得路。南陽劉子驥，高士也。聞之欣然親往，未果，尋病終。後遂無問津者。

二 自然與人生（節譯） 德富蘆花原著 章衣萍譯

雜樹林

從東京的西郊，到多摩川之間，有數處的小丘，與數處的峽谷。數條的小徑，從這谷中下去，從這丘上

上來，蜿蜒的前進。峽谷便成了耕田，有小川細流，流水當中時而架有水車。小丘也有很多被挖平了，做了菜園，然而在四處還留着植成各種方塊的雜木林。

我最愛好這些雜木林。

雜樹之中，多是一些檜、樺、槲、栗、櫟等樹。林中很少有大樹，大部分都是由斬斷了的樹幹旁簇生起來的雜枝，而且幹的下端又多是剝削得乾乾淨淨的。偶而有一兩株的赤松黑松，挺然秀出，造成了翠蓋，在碧空中陰翳。

待到微霜既降，蘿蔔長成的時節，滿林的黃葉，造成了一片的錦綾，正不讓楓林之獨美。

當黃葉落盡，只剩寒林的千萬枯枝，簇簇直刺着寒空的時候，景色殊覺可觀；到了夕陽西墜，炊煙鋪地，林梢的大空變成了淡紫色，而此時一輪的明月，盆一樣的湧出時，眺望尤爲佳美。

待到春天已經來到，淡褐，淡綠，淡紅，淡紫，嫩黃等柔和的色彩的新芽萌發時，人們又何必專爲櫻花而狂躍呢。

在綠葉成蔭的季節，試踏着步走入這林中一看罷，樹葉帶住了太陽光，在頭上綴成了綠玉，碧玉的華蓋，連人們的面色也會變成青綠；假如在林中作一場夢，那夢兒也許會成爲綠色的幻境罷。

在新茸初萌芽的當兒，除了那沿着林旁叢生的荻花與薄穗之外，女郎花和萱花又撒遍了林中，大自然在這裏正造成了一座美麗的花園。

有月兒也好，沒有月兒也好；在風露之夜，試從這林木的旁邊走過去罷，那麼，你便會聽到了那松蟲，鈴蟲，蠶蟲，蟋蟀，一切的蟲聲像雨水的流淌一般的合奏着。這然的蟲籠的妙趣，也實在是不錯啊。

春的悲哀

踏着原野，仰望霞翳的大空，嗅着春草的香氣，聽着緩和的流水，向着撫摩一般的春風前進時，突然心中起了一種不堪的懷戀的心情。想將它留住時，卻又已杳無痕跡。

我們的靈魂能够不對那遠隔的天邊的故鄉發生戀慕嗎？

春天的自然的，確的是吾人的慈母。人們與自然融在一起，躺在自然的懷裏，哀悼着有限的人生，羨慕着無限的永遠。這就是躲在慈母的懷抱中，感到了一種甜蜜的哀感的心情。

風

雨能慰人，雨能醫心，雨能使人平靜。然而，最使人哀思的不是雨而是風。飄然不知何來，飄然不知何往。既無起處，又不知何所終止。蕭蕭一過，竟使愁人爲之腸斷。風，這就是超絕的人生的聲音，不知何來亦未知何往的「人」，爲聽了這聲音而悲哀。古人已經說過：「無春無秋，不問涼夜與狂飈，催人哀思者，只是那風罷。」

朝霜

我最愛霜，爲了它那凜然的潔白，爲了它那晴訊的報知。

最清美的就是那霜白時的朝陽。

有一次，在十二月的將暮，我在一天的絕早時路過大船戶塚的近處。正值是絕妙的霜朝，田圃與人家都真的像下了薄雪一般的，連那村間的竹林與常青樹之類的枝葉，也都成了清一色的潔白。

過不了一會，東方映出了黃金色呆呆的旭日，在沒有半點的雲翳的蒼空裏顯現，億萬條的金線，射遍了田野與人家，霜卻在皎皎晶晶的面上放出白色的光芒，背後垂下紫色的陰影人家，叢林，田畝當中累積的稻塚，乃至那平鋪地上的藁屑，一切向着太陽的便映成白色，背着太陽的就是紫蔭。眼界之所及，無不是白光與紫影；在紫影之中，尤有白色的霜，隱然可睹地上一切都變成紫水晶的塊結了。

一位農夫在霜野的正當中處燒着枯草。青煙蓬蓬地吹散，吹散了時便遮住了日光，遮住的地方便成了白金色，漸漸的濃厚時，終至那青煙也帶上了薄紫的色澤。

從此之後，我愛霜的程度也更加深厚了。

良夜

所謂良夜者，便是今宵罷。因爲今宵正是陰曆的七月十五夜。月亮清明，風兒涼爽。

擱下了夜工的筆桿，推開了柴門，在院子裏走了十五六步，走到那蔭黑的隆茂的大栗樹下。樹蔭裏躲着一口井，冷氣水一般的在暗中浮動。蟲聲唧唧，白銀的水點滴滴地下墜，大概是誰人取水來了罷。再走上去，在園中佇立着。月亮剛離開了那邊的竹林，清光溶溶的浸映着天上地下，幾疑是置身水

晶宮中了。星星的亮光，是何等的顯得弱小啊！

冰川的叢林暗淡如煙。靜靜地立了一會時，身旁的桑葉與那玉蜀黍的葉兒，浴在月光裏閃着青光，棕櫚沙沙的在對着月亮囁語。踏着蟲聲頻鳴的青草前進時，月影在腳尖頭散蕩，夜露瀼瀼地。叢樹中的頻繁的鳥聲，大概他們也正是爲了月明如晝，難以入眠罷。

空曠的地方，月光如水地流着；樹下呢，則月光青青地，雨一般的洩漏。

回轉頭來，從樹蔭處走過時，燈影在樹間隱約，有人正在乘涼閒話。

關上了柴門，蹲在迴廊上時，十時已過，行人絕跡，月亮昇到頭上來了。滿庭的月亮，比夢尤美。

月亮照着滿庭的樹木，樹又印成了滿庭的陰影，影與光黑白斑斑的撒遍滿庭。迴廊上映着了大楓樹一般的影子，這正是金剛拳的落影啊。月光落在它那滑亮的葉上，葉兒碧玉的扇似的反映着；上面更有黑色的斑點，閃閃爍爍的跳動，那便是李樹的影子的反映呢。

當那從月亮裏流漾出來的微風，在樹梢處吹過時，一庭的月光與樹影相抱着跳舞；在這黑白搖曳之中的偶步之身，幾疑成爲無熱國的海藻間的游魚了。

哀音

諸君也會在寂靜的闇夜中聽到那沿門求乞的三弦聲嗎？我生來雖不是一個易於傷感的人，但是從未有聽到這哀音而不爲之落淚者。

我雖未能自知其所以然，可是在每次聽到這哀音時，總覺得柔腸九迴，不能自已。古人曾說，一切的絕妙的音樂，能使聽者爲之悲傷。這話實在是不錯。提琴的鳴咽，笛聲的哀怨，琴音的淒涼；上自鋼琴琵琶之類，下至卑陋的樂器，只要是靜心傾聽；那一樣不能使我們激起哀思之念呢。落淚可以減去心中的悶苦，哀愁的樂器可以用來安慰那落淚之人。呀！我生而爲四方的漂泊者，也會在馬關外的夜泊中，爲了那和着潮聲而鳴咽的歌聲而斷腸；也會在北越的客旅中，聽到了追分（曲名）之曲而落淚；也會在月白風清之夜，在中國的海上，聽了欸乃之聲；又曾在飛雪之朝，在南薩的道上，聽了馬夫的歌聲；這些都會激動我的心腸。然而尙不如那街頭的一片聲音之那樣使我柔腸寸斷。

在嚴霜寂寥的夜，在月色皓皓的夜，在那與白晝的騷擾完全相反的閑靜的都會的夜的靜寂之中，偶然一發的那三弦的一聲！突然的一撥，忽高忽低，終而音波逐漸的遠去，遂在那不知不覺中消滅了。推窗一望，滿地只有月色。諸君！請諸君靜心的來聽聽這一霎時間的聲音罷。彈者或竟自無心彈奏，然而在側耳傾聽的我呢，那三條的弦線，恰比那以億萬人的心的纖維所結成的一索，那音聲的一昂一低，就是人類的歎歎，亞當以來的人類的苦痛，煩悶，悲哀，都似乎在這一時間同訴之於天地；這人生的行路難的一曲，真的使我即使欲不爲之動心也有所不可能呀！我爲它而落淚了！我不知此淚之爲何而流！是自悲嗎？是悲人之悲嗎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明白，在這時候，我只感到了人類的煩悶與苦痛而已。天並不會將人類的悲曲完全託之於才華燦爛的詩人。閭巷中無名的鄙婦也會將人類的苦衷來

對天哀訴。出諸言文的悲哀，非真可悲哀的事，我是爲了在這哀音中聽到了那可感而不可言的無數的苦，無數的血，與無數的淚而悲傷。

願諸君能够諒我的愚妄罷。我在每次聽見了那沿門叫化的一曲時，就感到了像身懷重罪的兒子伏在母親的膝上哭泣一樣，像迷住了的愛人在追尋着他的愛而彷徨一樣的心境。每次念到了那“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”的一句時，便憶起這哀音。

飛雪之日

爬起來一看時，滿天滿地的雪。

午前は粉雪紛紛霏霏，午後は棉花雪片片飄飄。終日吹飛，下個不息。

紙門一拉開，玉屑霏霏地斜飛，後山也給白雪掩沒了。待到風越吹得緊時，積雪也飛騰了起來。午後更是愈下愈大，馬車也難以前進了。爲了積雪的重量，不知道是那株樹木，軋軋的響了兩三聲折斷了。在那滿天滿地成了一色的銀世界中，獨有那前川呈現着灰鼠色的黑影，野鷗十數匹，飛了過來，在川上游泳。時常有兩三四，從水面飛起，十分的展開了雙翼，希圖向風雪中雄飛，然而總是給風雪吹襲着，徒然地又落下水面來。

終日は霏霏濛濛，天地都爲了白雪而掩埋，人們呢，則給風雪關在房子裏；這樣的下個不停，直下到夜。

在夜間的十時，提燈向外探頭窺望，飛雪還依舊的紛紛無已。

富士帶雪

富士帶雪，帶着了薄薄的白雪，

秋空是多麼的高，帶着風威的相模灘的怒號又是多麼的雄壯。在這天空與這大海間，你不看見那玲瓏玉立的富士山的秀色嗎。

從絕頂到半山處，比銀還白的白雪，蔽住了桔梗色的山膚，上達無限的天空，下像簑緣一樣的包住了山峯。雪色清淨，不染微塵，日光輝映，襯着比水還清的晚秋的晴空；足踏豆相的連峯，俯瞰那萬波奔騰的相模灘，秀麗皎潔，神威更覺增加了十倍。

嶽頂上一點的白雪，實在不只是使富士的秀色增了十倍，更使那四周的風景爲之畫龍點睛。東海的風景得富士而生色，富士更得了白雪而生光。

三 月夜的美感 日本高山樗牛著 夏丐尊譯

(一)

在形容美的時候，人就越比起花月來。恰配讚美月夜美感的言辭，世間更有幾何呢？於此，唯有埋怨詩人的筆短了！

秋深了，蟲聲幽咽。人將怎樣過這三秋的月夜呢？姑且緬想過去，共話月夜的美感，不也好麼？

（二）

依我所見，構成月夜美感的最大要素，似乎有三：一是月的光；二是這光所照的夜的世界；三是月夜的光景在觀者心中所引起的聯想。此外或者因了時地和觀者的心情，尙可有種種的原因，但一般地所謂月夜的美感，大概可以認為由這三要素而成的。

月光，其強不及太陽的光，據科學者說，即使天空全部盡為月亮，其光尙距白晝遠甚。那末，月光在我們視覺所及的影響，事實上和普通的色彩無大差的麼？將月光作為一種色彩看的時候，和青最相近。月夜的青，雖不如海或空的青，然其根色卻不失為青的，如果我們在海或空的色中，加入若干的暗和淡，就容易想像月光了。既認月光的色是青，我們就有把一般的青的色相和感情來一說的必要。

（三）

青在波徑上，強度上，都不及黃和赤，如果說黃是近於赤，青似乎可以說是近於暗的了。青在色彩中，原也有多少的力，但其力不像別的色彩那樣是積極的使人心昂奮的力，倒是消極的使人心鎮靜的力。青對於黃、橙、或赤等熱色，謂之寒色，其所表示的感情，是冷，是靜，是安慰，是寂寞。在其光力強的時候，一見也非沒有稍微的快爽之趣，但究無能動地昂奮吾人的感情的力，到了第二刹那，牠所引導我們去的地方，仍是沈思之境，冥想之域，更進一步，就在人心的全體內面，給與一種幽邈難名的憂鬱的潤

色了。因此，青所表示的感情，或可說是關於人心的消極的半面，青所表示的是哀，是信，是平和，是慰藉，至如輕浮，活動，執着，煩惱等各種積極的感情，都是牠所反對的，簡括地說，青的色相的一面，是使意志沈沒的。

青在別一面，又似和『無限』的觀念有最密切的關係。據我所見，青似乎像個暗黑的光輝，似乎像個帶着無窮的遠距離或無限的夜空的色相來的。略加誇張了說，好像『無限』『永遠』『神祕』等不可思議的實在，因為要示現牠的實在，故意把這色相來呈示的。我們對了這色相，在情的一面，起沈靜安慰之感，同時在知的一面，還生幽邃深遠之想。在這裏，生出對於絕對（宗教哲學的對境）或彼岸的世界的沈思和冥想來。并且，此時吾人心中應不起像『渴仰』那樣的和意志有關係的活動，因為在感情一方已把意志沒去了。沒有意志而有沈思，所謂沈思，又是對於無限，永遠，神祕的沈思，於是生純粹的認識（Reines Erkennen）。所謂純粹的認識，就是擺脫了意欲的束縛而單把對境來認識的意思，意欲的束縛既經擺脫，意欲的主境的『我』已等於消滅，這就是佛家所謂無念無想的境界，物我同體的意識了。青的色相，其及於人心的影響，最高可以達此境地。

這樣說法，讀者之中或許有疑我言辭過於誇張的罷。我的意思，主要的無非要用這青色的影響來說明月夜的美感的。其實，要達到這意識，也非必待月夜，望青天，眺蒼海的時候，因了觀者的心情狀況，似乎也可以得此境地。不過，白日晃晃之下，人的現身尚在現實世界的重圍中，要想有這樣純粹的

觀照，究不是容易的事。

（四）

青的色相的表示沈思，安慰，冥想的感情，可因與他色相比較而更明瞭。青的力以漸近於赤而愈增進。黃是赤的光力最弱者，對於赤的煩惱，被稱爲理想之色。理想，畢竟是意志的活動。假如在天空所呈現的純粹的青中，把黃加入，結果就爲綠，綠是比青更進一步近乎赤的東西，其所表示的感情，是在青的沈靜上加了黃的理想，就是在安慰之中攪入一分的意志發動的東西，所以古來都稱綠爲希望之色。因爲所謂希望者，無非是對於理想的向上的思索。青若超過了綠再與赤接近，就成紫。紫是位於青和赤的中間的，其所表示的感情爲渴仰，亦是熱色的極軸，原表示活力煩惱的極致的，今於青的沈靜中，加以赤的煩惱，所得的紫，當然應該是渴仰之色了。

這樣的色的複合和表情，諒是處理色彩的人所熟知的。這等事實，無一不可證明青在色相上是沈靜，安慰，冥想的標號。像褐的一色，也可用了同樣的原理來說明。褐通常被稱爲健康，能力的標號，將其成分加以分析，無非是黃青赤三色的複合色。黃與青合而成希望之色的綠，再加上活力，煩惱的標號的赤，其所得的是健全的能力的標號的褐，也是自然的結果罷。

要之，青所表示的感情是沈靜，是安慰，是冥想，在色相上和赤所表示的全然相反。亦是活動之色，煩惱之色，意欲之色。用比喻來說：赤如大鼓之響，青如橫笛之音；赤如燃着情欲的男子，青如沈在靜思的

女子；亦如傲夏的爛漫的牡丹，青如耐冬的瀟灑的水仙。

(五)

以上所說的，是普通在日光中的青色。那末，月夜的色的青如何？月光的青，有兩點和普通所見的青不同：第一是光力的弱，換言之，就是比普通的青帶着一分的暗，第二是其色的淡，換言之，就是略帶着白味而朦朧的。凡暗色或黑色所表示者，是不可解的祕密，是沈靜的極致，就是寂滅死滅。青中加着一分的暗，即使青和暗接近，因之自然使其所表示的感情更加神祕和寂寞了。所以月夜的青，其所表示的沈靜，安慰，冥想，較之普通的青，更有深度。至於其色的淡，就是在其色中加入白的意思，白是證示一切色的不在的，是色而實非色，其所表示者為無體無相的極致，直言之，就是『非實在』的標號。青中加入一分白，即一步轉向『非實在』去，換言之，就是在『實在』的青裏，加了一分的象性假了。這樣，月光的青色，一面因了暗把沈靜之情加深，他面又因了淡把實在之性減淺。

所以，將普通的青和月光的青相較，前者是實，後者是假，前者是Real，後者是Ideal，如果以大鼓之響比赤，以橫笛之音比普通的青，那末月光的青可以譬喻為洞簫之音了罷。月中的青色，雖是沈靜冥想的標號，但其所表示者，都尚不失為實在，看天空的青，看海的青，看山野草木的青的時候，都無非是當作實在物去看罷了。并且觀者自身處在堂堂白日之中，周圍的狀況，無一不是把實在的意識來確證的。至於月夜的青，因為淡的緣故，已經是假象的了，再因了暗把沈靜之情加深，何況加以其時不在日

中，乃在『實在的人生』的休止時的夜間呢！

依此而觀，月夜的美，不是可以因其色彩說明了大半麼？這微妙的色彩，包裹天地使成一色，山川，草木，田野，市街，人間，凡是天地間一切的事物，都被這微妙的色彩一抹而齊現共同的色相。觀月者並不作夢，可是所見的薄暗青白的世界，總會覺得和那實在的世界有些不同罷。平常尙且是沈靜冥想悲哀之色的青，更攙了暗和淡，在觀者的心中，不加深一層的感受麼？寂寞的夜景之中，那幽邈難名的月夜的安慰，冥想和悲哀，不是如此而成的麼？

月夜的美感，幽邈難言。但有很明白的一事：就是其及於吾人的感情，是傾向於悲哀一方面的。凡是由色彩而誘起的感情，都是無定，故月夜的悲哀也是無定的悲哀，只是一種無端的薄愁。而且月光的青，把我們的意欲和意欲的主體的『我』已經降沒，其悲哀不是我執的悲哀，只是無端的悲哀，并能悲的『我』也都忘卻，覺我只是悲哀世界自身的一分身而已。這恰和出神聽着妙樂的人，於快樂以外，覺我身入其中一樣。這悲哀原非確實的悲哀，其漠然無定，如月光的幽暗，其朦朧而淡，如月光的夢境。

（六）

幽邈而無定的月夜的感情，一與同類的他的物象相隨伴，更益深切，這好像調子相等的數音共鳴時一樣。讀者在月下必曾聽過洞簫之音了罷，這樂器的特有的一種難言的詠歎的音響，和月夜的稀

薄的悲哀感情親和合調的事，大概也曾注意到了罷。如果這是喇叭的音，月夜的情景，將怎樣被損害啊！月夜到田野去聽涓涓的溪流，或鏘鏘的松濤，月夜的感情，自可更痛切地感受，因為這等音響，實在可謂月光的聲音。哥德（Goethe）的有名的對月的歌，不是因為能捉到這般幽趣，遂成千古的絕唱麼？

要知道月夜的世界和感情是怎樣地假象的，最好把牠在日中來追憶。於日中追憶月夜，其情景宛如夢境，牠的幽妙的靜思和哀情，覺得如迷一般。但看當午懸着天空的月球罷，其色的淡，形的微，不是宛如小兒所弄着的紙鳶麼？月的自身，月夜的感情，其在日中不過是一個幻影，也正如此。朗輝洛（Longfellow）的歌裏說：

昨日白晝裏，我讀詩人的奇歌，他所歌的，在我很像幻影或幽靈。

可是，後來苦悶的白晝，像煩惱樣地消去了，清靜的夜，籠在村莊山谷的上面了。

於是，無限矜持的月，精靈也似地亮着，放出她的光明，照遍夜的黑暗。

於是，重新，詩人的歌，好像妙樂的樣子在我胸中蘇生了，詩的美和神祕，夜向我示現了。

——Daylight and Moonlight——

（七）

以上是專從色相上來，說明月夜的美感的。但僅從色相上說，猶爲未足。構成月夜美感的要素，於暗

淡的青色以外，其次當推夜的世界了。詳細點說，這樣的青色所裝飾的世界，是夜的天地。這樣說的時候，或者有人要問：要夜裏才有月，你所說的不是論理上的謬論麼？但我的所謂夜的世界，不是但指沒有日光的世界的，乃從人生方面來看，是對於日間的活動時而說的休息的意思。

當作休息時的夜，其對於月夜美感的構成上，有如何的勢力呢？這只要把反對的情形一想，就會自然明白。假定月光所照的世界，是像日中那樣的活動的世界，月的青白光無論怎樣幽麗，其及於吾人的影響，果能那樣幽妙麼？青雖原是沈靜之色，但對於意欲強盛的人，效果極薄。人在日中，大概是意欲的人，煩惱的人，其社會概是優勝劣敗，生存競爭的社會。對於這樣的人，這樣的社會，月光能做些甚麼呢？夜的世界，是意欲競爭告休止的世界，人們已將一日間的活動奉諸現世，這時將退而求精神上的安慰。疲勞的夕陽的向西山沈下，就是人生日日戰鬪休戰的信號，人們在這時收了鋒，脫了冑，要想安靜地在平和的世界休息了。夜非活動之時，是靜思之時，非煩悶之時，是安慰之時。好像人於麪包以外還有糧食的樣子，白晝以外也還有世界的不要認人生的慰藉和幸福只在名利的世界！人在活動中可生活，在靜思中也可生活，在渴仰中可生活，在詠歎中也可生活，在光明中可生活，在黑暗中也可生活，在現在可生活，在過去在未來也都可生活，在現實中可生活，在理想中也可生活：夜不是正把這人生的大半面在時間上來現示的麼？夜的世界非男子，是女子，非散文，是詩歌，非哲學，是宗教，非大鼓之響，是橫笛之音。在這樣的夜中觀月，真是快悅啊！平常尙且沈於靜思，傾於詠歎的人，爲這青白如夢的